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九編 23

以文學建構新歷史

台灣大河小說的興起與發展

黃慧鳳 · 著



臺灣歷史與文化 研究輯刊

九 編

第 23 冊

以文學建構新歷史
——台灣大河小說的興起與發展

黃 慧 鳳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以文學建構新歷史——台灣大河小說的興起與發展／黃慧鳳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6〔民105〕

目 2+294 面；19×26 公分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九編：第 23 冊）

ISBN 978-986-404-491-7（精裝）

1. 臺灣小說 2. 文學評論

733.08

105001821

ISBN-978-986-404-491-7



9 789864 044917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九 編 第二三冊

ISBN : 978-986-404-491-7

以文學建構新歷史
——台灣大河小說的興起與發展

作 者 黃慧鳳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6 年 3 月

全書字數 275064 字

定 價 九編 24 冊（精裝）台幣 5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以文學建構新歷史
——台灣大河小說的興起與發展

黃慧鳳 著

作者簡介

黃慧鳳，國立中央大學文學博士。現為朝陽科大、靜宜大學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台灣文學、文學批評、文化研究等。著有《台灣勞工文學》（國立編譯館獎勵出版），以及單篇論文〈論張曉風科幻小說〈潘渡娜〉的人文省思〉、〈台灣大河小說定義的論述探析〉、〈被殖民者的自傳——《論鍾肇政《濁流三部曲》》〈一個文化创意產業的觀察與實踐——以通契範《易經》創意教學為例〉等 30 多篇論文。曾獲得文建會現代文學研究論文獎助 2005 年「台灣研究」最佳碩士論文獎等。

提 要

「大河小說」一詞，在台灣首先由葉石濤提出，並在鍾肇政《濁流三部曲》、《台灣人三部曲》的創作實踐中逐漸形成，其後李喬《寒夜三部曲》、東方白《浪淘沙》的承繼書寫，使這一系大河小說壯大成一個醒目的符號，為台灣文學創造了豐厚的佳績。但有別於法國大河小說（Roman-Fleuve），此一系列台灣「大河小說」因歷史語境的不同，有著書寫台灣史的在地化特色與時代意義。隨著台灣社會中「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的強化對立，楊照指出在本土文學論述中台灣「大河小說」有著書寫「外於中國史的台灣史」的內容取材目的性，使台灣「大河小說」的論述場域出現不同意識形態各自論述、各自贖回的紛雜現象。也使「大河小說」一詞被誤用與策略挪用，限定了台灣大河小說的內容與格局。實則台灣大河小說無須限定只能書寫「相對於中國史的台灣史」的規準，當然，也不該排擠書寫台灣史的大河小說。更何況書寫台灣史這一系台灣「大河小說」，實有其寫作的歷史動因與社會緣由，與建構台灣人主體性的積極意義。

本書以整體脈絡性的觀照，釐清台灣「大河小說」的始源性，有著向世界文學看齊的精神立意，同時爬梳台灣「大河小說」觀念的演變脈絡與延異軌跡，從而揭櫫台灣「大河小說」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可能發展，為此文類的多元開展予以樂觀的期待。另外針對書寫台灣史這一系列台灣大河小說，體察其在解嚴前與解嚴後的不同創作意識與寫作動機，從而理解作家書寫的功能性意義與價值，有著戒嚴時期對日本殖民異軌歷史的贖回，以及解嚴後對二二八歷史不得不書寫的歷史使命感，以及新世紀對台灣主體性的強力塑造建構。

在國家機器宰制的主導文化下，台籍作家及作品曾位屬相對邊緣的傳播場域。因此吳濁流、鍾肇政……等人由私領域到公領域的集結，以編輯身分主導《文友通訊》、《台灣文藝》、《民眾日報》等傳播媒介，以及遠景、前衛等出版社的努力，使本土作家作品有了發聲管道，同時也相對集結了屬性相似的文藝集團。台灣大河小說便在如此的環境中因應而生，從戒嚴到解嚴，從解嚴到新世紀，與社會持續交互作用下，書寫出《台灣人三部曲》、《寒夜三部曲》、《浪淘沙》、《楊梅三部曲》、《台灣大風雲》、《台灣三部曲》……等大河巨作，從搶下一席之地到逐步打開文學傳播場域，台灣大河小說在銳不可擋的反動衝撞下，在文壇逐漸受到正視與肯定。

台灣大河小說的文本發展方面，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堪稱台灣「大河小說」的精神源流，尤其小說中日本殖民時期台灣人身份認同的意涵結構，更成為此系列「大河小說」的精神基調。台灣大河小說的文本發展，可分成解嚴前、解嚴後，以及新世紀三階段。首先解嚴前由於政治時空的囿限，作品斷限於台灣光復，直至解嚴後作家才敢書寫二二八事件，而 21 世紀初的台灣大河小說，除了承繼 20 世紀的大河小說外，更開展出女作家、女性視角的台灣大河小說，為台灣「大河小說」開創了新的局面，與其他更多元的可能。

文本分析方面，則從歷史母題的書寫、認同議題的變遷，以及語言角力的演進三方面，探析作家所欲突顯的意涵結構與歷史觀。最後，歸納標舉出台灣「大河小說」的存在意涵：解構中原中心論述、補述歷史抵殖民、開展本土集團文學場域、邁向世界文學為標竿、刻劃建構台灣人身份認同脈絡、抗拒壓迫、台灣人精神的重構與主體性確立，最後回望過去大河作品，並展望未來作品的新視野與新面向，期望作家能在反省與抵中心的立場上，持續為大河歷史中的弱勢族群書寫發聲。



目 次

第一章 以文學建構新歷史	1
上篇：台灣大河小說文類基礎論述	19
第二章 大河小說概念的演變	21
第三章 大河作家創作意識與敘史情結	49
第四章 文學傳播場域的開展	77
中篇：台灣大河小說文本發展	107
第五章 開山之作的爭議	109
第六章 文本的創生與發展	129
下篇：台灣大河小說文本分析	173
第七章 歷史母題的更替	175
第八章 認同議題的變遷	205
第九章 語言角力的演進	231
第十章 台灣大河小說的存在意涵	267
參考書目	279
附 錄	291
附錄一：台灣大河小說作家作品一覽表	291
附錄二：台灣大河小說刊載發行表	293

第一章 以文學建構新歷史

一、台灣大河小說的歷史書寫

「台灣」、「台灣人」、「台灣文學」是台灣社會既定存在卻又弔詭地敏感字眼，這點從「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的論戰、台灣文學是否為中國文學的一支等大大小小論戰中可以窺出端倪。研究所時，筆者開始接觸當時「敏感的」台灣文學，發現楊逵的〈送報伏〉、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等台灣文學作品，不僅十分令人動容且深具意義。而鍾肇政的《台灣人三部曲》、李喬《寒夜三部曲》、東方白《浪淘沙》等這一系列被稱為「大河小說」的作品，往往著重書寫「台灣」、「台灣人」、「台灣歷史」等議題，與官方教育的正統歷史敘述截然不同，這充滿新歷史意味的文本，深具意義地得以讓讀者看見台灣人的迷思、台灣意識的追尋，與台灣歷史的重構。

這一系列在形式上可說是如江河般滔滔不絕的系列曠世巨著，往往是作家經年累月構思的重要代表作，因此不僅十分耗費腦力與體力，往往也折損作家的身體健康，以及多年的黃金歲月。然而是什麼樣的原因讓作者不惜奉獻時間精力，在無情流逝的歲月中孜孜不倦？是什麼樣的動力讓一位作家捨棄較輕薄短小的暢銷文學，投身於厚重又沉重的「台灣歷史書寫」？這不應是金錢的驅使，因為不符合經濟效益。若是追求名望，這些作家其實在文壇大多已頗具知名度，當然我們不排除追求更美好的名聲。而「歷史」與「小說」本歸屬不同的領域，但為何大河作家要書寫歷史？爭奪歷史的發言權？是否台灣歷史大河小說的存在，係因強大的壓迫而不平則鳴，因此藉由書寫贖回過往不能言說的歷史事件。然則這些被遺落的歷史是什麼？何以作家會不約而同的反覆記憶台灣庶民的辛酸史、那些不堪回首的台灣過往？是否大

河小說作家都有共同的「敘史情結」？並表現出台灣人身分認同的特殊議題？不可否認的，這樣大部頭的作品，存在著作家為證明自己能力的個人企圖與理想，以及某種對社會歷史的使命感，而正是上述的疑問與這特異的企圖與使命感，令人想一窺其堂奧，了解大河小說作家的創作意識與書寫企圖，這些大河作品中歷史事件的串連傳達了作家何種意念？這樣厚重又沉重的文本的存在位置為何？此文類又是否有其存在的價值與未來開展性？

雖然過往針對個別大河作家的各別研究已頗為豐富，但隨著時代的演進，大河小說的觀念在改變，大河小說的文本在發展，「台灣」二字的涵義也在改變。而且台灣歷史大河小說寫作的時空與書寫的歷史素材，實不同於西方大河小說、中國近代史大河小說、大陸大河小說、中國古典長篇小說，潛藏著日本殖民權力與國府威權統治的巨大影響，這樣的創作環境與作家的寫作動機產生了一定的對應關係，讓台灣「大河小說」有別於西方《追憶似水年華》、《齊瓦哥醫生》等生命史般叨叨絮絮的書寫，有著更深刻明顯的作家寫作理想與書寫議題，強調台灣庶民史、台灣人的悲情、台灣人精神的重構、台灣人的主體性等，相對的，也是台灣「大河小說」有別於其他大河小說的立足出發點與特色。

本書希望將個別的台灣大河小說放在時代脈絡網中，以綜合整體性的觀照，剖析台灣大河小說在歷史脈絡中觀念的演變、書寫的動因，發言位置與發展進程，以及作家所亟欲表露的意涵結構。因此本書期望透過三方面的基礎，來完成綜合整體性研究，試圖為台灣「大河小說」建構出一個較具體明晰的脈絡性發展概況，一、釐清「大河小說」文類基礎理論與系統。二、建構台灣大河小說發展史。三、探究台灣大河小說文本在社會脈絡中交織出的主要命題。

二、以台灣／台灣史為論述中心

陳建忠曾言，以「大河小說」為名的研究自成一系統，這些以台灣史為主軸的小說，明顯有別於以中國史為題材的傳統歷史小說，在中國史敘事形同「政治正確」的戒嚴年代，大河小說的書寫行為，正是贖回歷史記憶的後殖民實踐〔註1〕。亦即台灣大河小說關注的焦點乃是「台灣歷史」，一如王淑

〔註1〕 陳建忠，〈台灣歷史小說研究芻議：關於研究史、認識論與方法論的反思〉，收錄於李勤岸、陳龍廷主編，《臺灣文學的大河：歷史、土地與新文化——第六屆臺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春暉出版，2009.12），頁26。

雯所言，事實上也就是「以台灣為敘述主體」的長篇歷史小說〔註2〕，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成立的。一如台灣文學中的台語文學、客家文學、原住民文學。這些次文類都是台灣文學，由於關注的書寫主題與作者認同的殊異而分別，但若專斷的說客家文學就是台語文學，相信很多人是不能苟同的，更何況是原住民文學〔註3〕。但不可否認的，上述以台灣歷史為敘述主體的台灣「大河小說」，只是廣義大河小說綜合分類的一支。

除了上述被約定俗成指稱為台灣「大河小說」〔註4〕的作品外，台灣文壇仍存在著書寫中國史（中國近代史）、異國史、跨國史的大河之作。書寫中國近代史方面（如八年抗戰、國共內戰、遷台、反共復國……等歷史）的大河之作，如馮馮〔註5〕（1935～2007）的《微曦四部曲》（1964）〔註6〕、《紫色

〔註2〕 王淑雯，〈大河小說與族群認同：以《臺灣人三部曲》、《寒夜三部曲》、《浪淘沙》為焦點的分析〉（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頁7。

〔註3〕 進行研究時，許多定義會隨著擴大與縮小。如同台語有時是指閩南語，但相對於官方語時，又往往包含客語、原住民語等地方語。文學認定也有同樣的現象，而引起爭議。

〔註4〕 楊照指出，過去基本上流傳於邊緣地位的本土文學論述裡，大河小說還有一項沒有明說的內容標準：那就是大河小說要刻劃、建構的歷史敘述，是相對於中國史，外於中國史的台灣歷史。詳楊照，〈歷史大河中的悲情——論台灣的「大河小說」〉，《文學、社會與歷史想像——戰後文學史散論》（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5.10），頁96。

而莊永清指出「台灣大河小說」一詞於1980年代末後設性地產生，也因台灣文學評論家或研究者葉石濤、楊照、彭瑞金、歐宗智、錢鴻鈞等，逐漸以「台灣大河小說」論述這些長篇小說，甚至文學界結合學術界，以「台灣大河小說」之名舉辦學術研討會，「台灣大河小說」才逐漸成了文學研究上的專詞。詳莊永清，〈真理、文明與終戰——東方白《浪淘沙》的敘事結構〉，《第七屆台灣文學家牛津獎暨東方白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新北市：真理大學人文學院台灣文學系，2013.12），頁100。

〔註5〕 馮馮本名馮士雄，為馮姓軍官妾侍張鳳儀的私生子，俄籍軍官的暴力遺孤，因此有著混血的外貌，因自幼父親缺席，母親又病弱無助，即感染母親的哀愁，加上戰亂幼年生活可說是在逃難中度过，1949年15歲那年馮父開槍揮刀之時才知自己的身世之謎，因此倉皇離家，不久隨友人加入軍校撤退來台，同年底卻被誣陷為匪諜，遭刑求監禁五年，受到不堪的折磨，甚至淪為軍中的慰安男，身心遭逢巨大的創傷，也是這可怕的白色恐怖使他得了精神分裂的躁鬱症。在民族主義高張的年代，雖不斷的強調自己是中國人，卻往往淪為他人發洩仇外情緒的對象。也不知是否因缺乏的父愛，或因年少被性侵害的經歷，使馮馮在戀情上較易戀上同性的長者，或較自己更為陽剛的男性。縱觀馮馮的文壇際遇，由請託登稿到入選國際徵文，並獲得《自由談》元旦徵文首獎，馮馮逐漸在文壇上嶄露頭角，爭得了一席之地。詳參楊幸如，〈馮

北極光三部曲》(1982)〔註7〕，墨人(1920～)〔註8〕的《紅塵》〔註9〕等等

馮馮及其作品研究》(台中，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07)，頁11、27。馮馮，《霧航——媽媽不要哭》，(台北：文史哲，2003)，頁467，650，713。

〔註6〕馮馮，《寒夜》、《鬱雲》、《狂飆》、《微曦》(台北：皇冠出版，1964.09)。1962年開始創作《微曦四部曲》，費時一年多完成，分為《寒夜》、《鬱雲》、《狂飆》、《微曦》四部，這部描寫自身的自傳性小說長約一百萬字，因篇幅太大一開始尋求發表時並不順利，1963年8月才在《皇冠》雜誌連載，並於1964年4月由《皇冠》雜誌出版，由當時連連再版、中廣推出廣播劇的情形可知作品的暢銷性。也因此部作品母慈子孝，范小虎刻苦勤學的形象，成為青年的楷模，成為眾人推薦的勵志讀本與正面教材，讓馮馮以非凡的文學成就成為1963年12月第一屆「十大傑出青年」。隔年作品也獲得王雲五「嘉新文學獎」最高的獎金，然而也因樹大招風、或因人紅招忌受到流言與批評，加以國民黨情治單位的關注，最後選擇於1965年離台赴加拿大。這部鉅著描寫八年抗戰期間，范小虎與母親顛沛流離的境遇，抗戰勝利後，身為妾侍又病弱的母親便帶著小虎到廣州范家「認祖歸宗」請求接納，然而在范家舊式的封建體系中，范小虎母子二人只能仰人鼻息，一日范小虎因故被父親施打後憤而離家，因此佯裝軍眷登上軍船來到台灣。在台舉目無親的范小虎再度流浪飄泊，曾以水解決三餐，以長凳為床，做過車夫、擦鞋匠、苦力等，雖只有中學學歷，每念及母親的叮嚀，愈發自學苦讀，因而學會了8、9國語言，也終於考取了翻譯官的工作，並讓思念多年的母親得以來台依親團聚，其後也因文學作品入選國際文學徵文，漸漸成為嶄露頭角的著名作家。就文本書寫的歷史時空來看，《微曦四部曲》的《寒夜》是范小虎母子在抗戰時期萬里尋親的逃難經歷，《鬱雲》是母子二人到廣州范家這個封建家庭依親的遭遇，因此一、二部皆書寫的是中國史，而《狂飆》與《微曦》則是范小虎來台自學苦讀，終於有所成就，接母來台，買地造屋的台灣生活。然而書中的反共修辭卻成了馮馮晚年回憶錄《霧航》(2003)一書中亟欲澄清的失真處。《微曦四部曲》連載及出版情形，詳楊幸如，〈馮馮及其作品研究〉(台中，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07)，頁27、29、50。

〔註7〕馮馮，《煙》、《霧》、《雪》(台北：皇冠出版，1982)。1982年馮馮又出版自傳小說《紫色北極光三部曲》(1980)——分為《煙》、《霧》、《雪》三部，或可視為《微曦四部曲》的續曲。《煙》主要描寫進入文壇漸漸享有盛名的范小虎，受到流言蜚語等因素的困擾，以出國深造之名遠赴加拿大的過程。《霧》、《雪》則寫范小虎旅居加國的生活。

〔註8〕墨人(1920～)本名張萬熙，是1949年後第一代來台的外省人，曾任報社主筆、總編輯、總經理、國民大會秘書處簡一資料組長、東吳大學副教授、英國劍橋國際傳記中心副董事長等職。

〔註9〕《紅塵》在《新生報》連載後，於1991年由台灣新生報出版三冊，約120萬字，同年同時榮獲行政院新聞局著作金鼎獎及嘉新文化基金會優良著作獎，1995年英國劍橋國際傳記中心特頒贈「二十世紀文學傑出成就獎」。2001年4月昭明出版社又以六卷形式(約160萬字)出版，由此可見此書曾受到的重視與肯定。《紅塵》一書大體在1970年開始構思，1984年動筆，由於是百萬

作品，記錄了外省第一代歷經八年抗日、國共內戰，退居台灣，繼而移居他國的歷史，有著抗戰經歷的中國近代史論述，與旅居異國的異地經歷，雖有部份寫到台灣，卻又抽離了白色恐怖的台灣史背景，避禍地弱化了當時的政治情境。當然我們可以理解在當時寫作語境中，作品有著戰鬥文藝色彩的緣由，以及戒嚴時期政治對文學的影響。

1964年馮馮曾寫信給鍾肇政：「但願你的台灣人與我的中國人能早日完成，讓我們一起為這苦難的時代留下一點東西。」〔註10〕這樣溫情的鼓勵，仍不難看出彼此立場的壁壘分明，一個是為「台灣人」而寫，一個是為「中國人」而寫，呈現出兩個截然不同的大河歷史書寫脈絡。

台灣作家（省籍作家）方面，也有書寫中國近代史的作品。如出生於日本殖民時期的李榮春（1914～1994）〔註11〕依自己的經歷書寫的《祖國與同

字的巨著極為耗費心神，加上公私兩頭忙，墨人曾一度中風，直到65歲退休才能專心寫作，並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拚著老命書寫，為民族的苦難史做見證。然而由構思到新生報出版，墨人已70歲。構思寫作多年，以深具中國傳統代表意義的龍氏家族為主軸，書寫龍氏一家的世代遭遇，人物眾多，牽涉的民族之廣，包含漢、滿、蒙、回、藏、土家、日本等，書中的時間背景更是歷經百年，上自清朝下至民國，從清末北京龍氏家族的翰林第寫起，到八國聯軍、滿清覆亡、民國始建、八年抗日、國共分治下的大陸與臺灣，再由臺灣的建設發展，開放大陸探親、投資，寫到兩岸互動，場景也十分廣袤地遍及華北、華中、華南、華西、西北、臺灣、日本、緬甸、印度等地。行文間，不乏墨人的身影，尤其親身經歷八年浴血苦戰等血淋淋的事件，使墨人有責無旁貸的使命去書寫不能或忘的記憶。但墨人的《紅塵》與馮馮的《微曦》一樣，是外省作家書寫有中國歷史背景的作品，其書寫立場與意識形態，迥異於《台灣人三部曲》、《寒夜三部曲》、《浪淘沙》等台灣版「大河小說」的形態，而是站在「中國人」的立場，書寫（八國聯軍、八年抗戰、國共內戰）以至戰後來台又去國還鄉的百年歷史。這部以中國近代史為中心的歷史書寫，藉由龍氏家族的興衰，反映民族的苦難與動盪的大時代，表露作者的宇宙觀和生命哲學，已具大河小說的形式，若能與台灣版「大河小說」一併對照比較，當能對比出台灣不同意識形態的生產複製與權力對話。詳墨人，《紅塵》（台北：新生報，1991.02）。

〔註10〕馮馮致鍾肇政的信（1964年4月16日），轉引自錢鴻鈞，《台灣文學的萬里長城——鍾肇政六百萬字書簡研究》（台北：文英堂，2005），頁155。

〔註11〕李榮春（1914～1994），宜蘭頭城人，八歲即喪父，由寡母扶養長大，從小有口吃的毛病，不擅言辭，養成他「旁觀者」的性格。從小即十分痛恨日人治台的行徑，加以1937年蘆溝橋事變爆發，便於1938年加入台灣農業義勇團至「故國神州」工作，希望藉此逃到中國大後方加入抗日戰爭的行列，1946年李榮春返台時僅攜兩箱寫作資料及書籍。回台重握筆管後，不僅拒絕與等了他八年的童養媳成為夫妻，也拒絕親友幫他找的固定支薪工作，獨鍾文藝，

胞》(2002)〔註 12〕。道出日本殖民時期皇國青年(魯誠)，回歸祖國想參與抗日，卻不被信任的抗戰背景經歷。此類作品若能與台灣歷史「大河小說」參照比對，當更能看見台灣史更廣幅的層面，以及作品與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在認同議題上的關聯性。

然而這些作品或由於作家的身份、意識形態與書寫立場的迥異，以及書寫中國近代史，過往大多被劃歸為反共長篇小說，而未被歸入典律化的台灣「大河小說」行列。但大河小說若能將外省作家的反共大河之作〔註 13〕一併合觀，當能擺脫台灣歷史「大河小說」的侷限，觀照台灣土地上外省移民的歷史。

不耐俗物。其後與鍾肇政、鍾理和等有志於文學的同好在《文友通訊》互相砥礪切磋，鍾肇政還因欣賞李榮春的寫作氣質，撰寫了一部以李榮春為主角的小說《大巖鎮》，可見當時鍾肇政對李榮春的特別關注。1959年李榮春曾短暫在李萬居的《公論報》任職，其作品《海角歸人》便不支稿酬在《公論報》連載，但終其一生，李榮春大多時間選擇打零工，以求換取更多寫作的時間，這位鄰里眼中腦筋有問題的「孤獨羅漢腳」，總是「不務正業」讓家人操心不已。其矢志於文學志業，被家人視為積欠前世的文字債，一生孤獨寂寞貧困，除部份作品外少為世人所知。詳李鏡明〈李榮春年表〉，收錄於《李榮春的文學世界》(台中：晨星，2002.12)，頁5、242~247。

〔註 12〕《祖國與同胞》(上、下)大約從1948年開始執筆，1953年夏間獲得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的稿費獎勵，又花費了約二年時光修改，直至1955年暫時修改完成，當時約89萬字，1956年曾以文獎會的獎金出版三分之一的《祖國與同胞》，完整問世卻遲至2002年才由晨星出版社出版，李榮春若地下有知當能含笑九泉吧！《祖國與同胞》是一部自傳性作品，主要為李榮春奔赴祖國的青年過往。文本中描寫殖民時期對日人不滿的台灣青年——魯誠，遠赴祖國想加入抗日行列的故事，雖是個人史的長篇鉅著，卻反映了動盪的大時代，見證了日本殖民時期與中國抗戰時期的歷史。主人翁魯誠即現實生活李榮春的化身，總站在旁觀者的角度來敘述，道出一群台灣青年參加日人組織的農業義勇團至中國，服務期滿後輾轉設法逃到安徽等地，魯誠偶然在上海，結識從事鐘點伴遊的紹興小姐芝香，本欲隨其返鄉再找機會轉至抗戰區為中國人貢獻心力，卻因台灣人的身分被視為不可靠的間諜、日人走狗，而無法參與抗日的行列。在鄉下與芝香同居二年，又因經濟上的逐漸困窘，鄉間的貧困破敗，日軍的跋扈橫行，魯誠的原鄉夢逐一碎裂，最後落魄的返台，也因此見證了八年抗戰期間日軍的醜惡面以及祖國同胞的慘痛生活。詳見李榮春，《祖國與同胞(下)》(台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2.12)，頁1291。

〔註 13〕尤其是反共歷史大河小說，這些作品在早先的時代脈絡中，是文壇的主流，多以反共文學稱之。許多老一輩外省籍作家也撰寫大河式的作品或回憶錄，如朱西甯《華太平家傳》、羅蘭《歲月沉沙三部曲》、王鼎鈞《昨日的雲》等四部曲等。

而施叔青著名的《香港三部曲》，則是台灣作家寫異地史的大河小說，可說是台灣作家的「大河小說」，另外在台馬華文學作家李永平的《海東青》、《朱鴿漫遊仙境》〔註 14〕也可列入大河小說的一類，若將以上作品共同納入異質多變的台灣社會脈絡下來共同思考，當能看見外省人的遷台史、新移民史，以及台灣人在中國或海外的歷史，照見台灣多元族群融合離散的歷史全貌，與各族群與台灣土地發生的關係，並對比出台灣不同意識形態的生產複製與權力對話，進而整合出較全面性的視野。

西方大河小說的觀念，與台灣大河小說的觀念並不全然相同，在台灣有著在地化的延異與特色，隨著語境的改變，台灣「大河小說」逐漸被賦予了不同的意義，在 1990 年代被專指省籍作家書寫相對於中國史的台灣史的大河之作〔註 15〕。而陳建忠則將「戒嚴令」下 1970、1980 年代出現，著重在以寫實再現手法重建、贖回台灣人被日本與國府所禁斷歷史的台灣大河小說定位為「後殖民歷史小說」〔註 16〕，以突顯台灣「大河小說」的後殖民政治性格。

本書在文本的選擇上，為了剖析「台灣」、「台灣人」的議題，權宜地將研究範圍集中在當前台灣文壇被命名指涉、且具有台灣意識的台灣「大河小說」，也就是省籍作家書寫的台灣歷史大河小說，在強調台灣的日本殖民歷史、戰後的戒嚴史、台灣的土地經驗的歷史脈絡上，探析這一系作家在權力場域中的位置，以及如何藉由書寫來重新建構台灣，確立自己的定位，以突顯這一系台灣「大河小說」的抵中心（de-centring）〔註 17〕性與新歷史意涵。

〔註 14〕 詳詹閔旭，〈跨界地方認同政治：李永平小說（1968～1998）與台灣鄉土文學脈絡〉（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註 15〕 詳楊照，〈歷史大河中的悲情——論台灣的「大河小說」〉，《文學、社會與歷史想像——戰後文學史散論》（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5.10）。此篇文章曾以〈歷史大河小說中的悲情——論臺灣的「大河小說」〉收錄於邵玉銘、張寶琴、痲弦主編，《四十年來的中國文學》，（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4），頁 176～191。

〔註 16〕 陳建忠，〈台灣歷史小說研究芻議：關於研究史、認識論與方法論的反思〉，收錄於李勤岸、陳龍廷主編，《臺灣文學的大河：歷史、土地與新文化——第六屆臺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春暉出版，2009.12），頁 38。

〔註 17〕 「抵中心」（de-centring）的意思在此是指「抵抗」「傳統中心」論述，抵抗過往一言堂的霸權論述，即所謂的反大敘述（anti-grand narrative）。隨著社會後殖民論述的播散，有關「邊緣性」（marginality）的討論甚囂塵上，除了針對「中心」霸權壓迫提出非難外。不少後殖民論者認為，過去殖民主義強權通

因此西方大河小說、外省作家大河作品，以及台灣作家寫異地（如大陸或香港等）經驗……等等其他大河之作，甚至是大河形式的中國古典文學小說，雖可以算是廣義的大河小說，但限於個人現階段能力，以及避免分散討論的核心，在本書中並不專論，僅作為援引、對照的討論對象〔註 18〕。因此主要剖析的核心文本，從台灣「大河小說」的精神起源——《亞細亞的孤兒》談起，進而以鍾肇政《濁流三部曲》、《台灣人三部曲》、《怒濤》，李喬《寒夜三部曲》、《埋冤·一九四七·埋冤》、東方白《浪淘沙》、黃娟《楊梅三部曲》、邱家洪《台灣大風雲》、施叔青《台灣三部曲》〔註 19〕等作品為主，以突顯台灣「大河小說」中所呈現的台灣歷史、台灣人的悲情、省籍作家的寫作理想，以及重建台灣人精神、確立台灣的主體性等議題。

三、前人智慧的累積

截至目前研究個別「大河小說」作品的專書，主要有盧翁美珍《神秘鱒魚的返鄉夢——李喬《寒夜三部曲》人物透析》、余昭玟《東方白大河小說《浪淘沙》研究》等書，就各別單一大部頭作品的研究而言，這些作品已頗為深入。而歐宗智的《台灣大河小說家作品論》一書，是歐宗智長期研究大河小說家的論文集結，其中包含了鍾肇政、李喬、東方白及邱家洪四位大河小說家的作品研究，其研究主要是針對個別作家作品書寫評論，綜合性的比較研究則不多。2006 年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出版的《台灣大河小說家作品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是由多位學者專家共同書寫，所探討的大河小說文本也集中在鍾肇政、李喬、東方白的作品上，正如余昭玟所言，台灣的大河小說仍以台灣史為主，

過論述機制的知識／權力結構，鞏固了帝國主義以及種族中心主義所奉行二元對立的中心／邊緣模式，從而名正言順地把其他非我族類者邊緣化，並且進一步假啓蒙教化之名行殖民支配之實。既然殖民地或附庸區的邊緣命運終究無法擺脫，本地的論述生產唯有依靠「抵中心」(de-centring)的批評策略，如此方能在晚期資本主義的國際化趨勢中，確立自身文化的差異性與抗衡力。

〔註 18〕雖然這樣的擇取勢必造成顧此失彼的缺失，忽略無法全面觀照外省移民書寫中有關中國近代史（如八年抗戰，轉戰台灣的反共復國史）在戰後文壇的意義，也未能統合新移民作家對台灣歷史敘事的影響性，但為集中論述焦點，本書仍「權宜性」的擇取省籍作家的台灣歷史大河小說做為主要論述的探討對象，以便剖析日本殖民、台灣戒嚴與解嚴這一系的時代脈絡語境，看出台灣歷史「大河小說」的後殖民性與新歷史意涵。

〔註 19〕由於姚嘉文《台灣七色記》書寫的時間向度，遠至晉朝南遷的淝水之戰到 20 世紀 80 年代，將會分散本書的論述時間與焦點，因此本書多處予以割置。

並未涉及中國史或海外華人史的作品〔註20〕，而上述論文大多是針對個別作家的作品進行評論，與筆者所欲探討的重點不同，本書意在分析台灣「大河小說」整體論述的發展，與台灣「大河小說」作品在時代歷史脈絡下的變遷，因此個別作家作品的個別研究自不是本文的重點，但仍會在脈絡性的議題上，參考上述相關的論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進行開展，並與之對話。

有關大河小說發展的單篇論文，主要有陳建忠〈詮釋權爭奪下的文學傳統：臺灣「大河小說」的命名、詮釋與葉石濤的文學評論〉、〈台灣歷史小說研究芻議：關於研究史、認識論與方法論的反思〉，許素蘭〈關於臺灣女性的大河小說——黃娟《楊梅三部曲》〉、褚昱志〈臺灣大河小說之先驅——試論李榮春的《祖國與同胞》〉、羅秀菊〈大河小說在臺灣的發展——兼談李喬的「寒夜三部曲」〉、葉石濤〈大河小說的種籽〔李喬著〈告密者〉〕〉、王德威〈國族論述與鄉土修辭〉，楊照〈歷史大河小說中的悲情——論臺灣的「大河小說」〉、楊照〈歷史大河中的悲情——論台灣的「大河小說」〉、陳芳明〈戰後台灣大河小說的起源——以吳濁流自傳性作品為中心〉。這些單篇論文由於對大河小說的說法並不相同，因此成為本書第二章探討大河小說觀念演變的重點探討對象。

學位論文方面，認定作品為「大河小說」的碩士論文在1990年代後如雨後春筍般冒出，整體而言可分為兩種研究方式，第一類是單一作家作品的研究，第二類是作家作品綜合比較研究。第一類單一作家作品研究包含：鍾肇政5本〔註21〕、李喬7本〔註22〕、東方白5本〔註23〕、黃娟4本〔註24〕、邱

〔註20〕 余昭玟，《東方白大河小說《浪淘沙》研究》（高雄：春暉，2013.02），頁9。

〔註21〕 黃靖雅，〈鍾肇政小說研究〉（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張謙繼，〈鍾肇政《台灣人三部曲》研究〉（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林美華，〈鍾肇政大河小說中的殖民地經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博士班碩士論文，2004）。

董珏娟，〈鍾肇政小說中反殖民意識之研究——以《台灣人三部曲》、《怒濤》為例〉（國立臺東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曾玉菁，〈鍾肇政《插天山之歌》及其改編電影之研究〉，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8）。

〔註22〕 賴松輝，〈李喬《寒夜三部曲》研究〉（成大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盧翁美珍，〈李喬《寒夜三部曲》人物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

李秀美，〈《寒夜三部曲》之地方性詮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2005）。

家洪 2 本〔註 25〕、施叔青 3 本〔註 26〕、李榮春 2 本〔註 27〕，以及李永平 1 本〔註 28〕，共八位作家，可謂成果豐碩。

- 張令芸，〈土地與身分的追尋——李喬《寒夜三部曲》〉（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06）。
- 楊淇竹，〈《寒夜三部曲》電視劇研究——文本書寫到影像傳播之跨媒體比較〉（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所碩士論文，2009）。
- 楊素萍，〈李喬「寒夜三部曲」之客家女性形象研究——以葉燈妹為核心〉（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 羅秀英，〈李喬《寒夜三部曲》客家題材研究〉（玄奘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0）。
- 〔註 23〕 游玉楓，〈東方白《浪淘沙》研究〉（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3）。
- 歐宗智，〈東方白《浪淘沙》析論〉（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
- 余姿慧，〈東方白及其《浪淘沙》人物研究〉（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08）。
- 羅英財，〈東方白《浪淘沙》的小說藝術〉（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 〔註 24〕 賴宛瑜，〈台美人與世界人的文學實踐——黃娟《楊梅三部曲》初探〉（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 王靖雅，〈黃娟及其小說研究〉（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8）。
- 蔡淑齡，〈黃娟《楊梅三部曲》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6）。
- 謝冠偉，〈黃娟《楊梅三部曲》研究〉（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06）。
- 〔註 25〕 許杏齡，〈殖民宿命與島嶼重生：邱家洪《台灣大風雲》之研究〉（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0）。
- 楊政潔，〈邱家洪《台灣大風雲》研究〉（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國語文碩士班碩士論文，2007）。
- 〔註 26〕 顏如梅，〈施叔青香港時期長篇小說研究——以「香港三部曲」及《維多利亞俱樂部》為中心〉（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所碩士論文，2007）。
- 謝秀惠，〈施叔青筆下的後殖民島嶼圖像——以《香港三部曲》、《台灣三部曲》為探討對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在職進修碩士班碩士論文，2010）。
- 陳姵妤，〈施叔青《臺灣三部曲》中的歷史想像與臺灣書寫研究〉（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 〔註 27〕 陳凱筑，〈論李榮春及其小說〉（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 吳淑娟，〈以生命和文學共舞——李榮春自傳性小說研究〉（佛光大學文學系碩士論文，2007）。
- 〔註 28〕 詹閔旭，〈跨界地方認同政治：李永平小說（1968~1998）與台灣鄉土文學脈絡〉（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